

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
## 第六十五回 破蓮田道友團聚 誅蝦族龍女爭光

群妖之中，惟有七位妖王，各執軍器與七虎戰在一團。七虎法力甚高，兼有棄海、鳳春、紫花娘、翠華、翠蓋以及樂道陣外攻入，一時狂風震動，雷電交臨。七妖不能支持，各乘黑風逃走。七虎分路追殺，竟追至千里之外，始收兵而回。樂道入洞，大設筵席，一則勞賞諸妖，一則為棄海等洗塵。杯酒間，樂道與棄海談及相別情況，言隨淚下，咽喉哽哽，不能盡吐其詞。停聲久之，棄海離席而言曰：「並承道弟興兵解釋兄圍，兄固叨沾不盡。但蓮田欺吾東海，蛟騰、鰲甲尚對待交攻，還祈弟臺借此妖兵，以破逆賊，則吾東海感戴多多。」樂道曰：「兄之所祈，弟非不允，尚須問諸妖部，願去者去，不願去者任之。」棄海曰：「總要出彼情願耳。」樂道曰：「這是自然。」言訖，出席向群妖曰：「今日之戰，多勞勇往。七虎將軍法力頗高，七妖長皆為所伏，此圍已解。尚有蓮田大將與東海龍兵對敵，龍宮太子棄海欲請將軍等前去幫助，以破蓮田，不知七虎將軍意念何若？」七虎未及回言，棄海走上前來，笑謂樂道曰：「弟適思及蓮田不比七妖。恐七虎將軍去被所害，吾心不忍，故來止之。」七虎怒曰：「不怕蓮田三頭六臂，吾輩願去，竭力同擒。」棄海曰：「如將軍不畏，宴罷後即便起程。」七虎唯唯，未幾宴罷，棄海與樂道命七虎為前隊，鳳春四女為後隊，緩緩向落雁江而投。且說蓮田見七妖將棄海追逐，不知所往，於是大起蝦族及本部兵將，力戰蛟騰。鰲甲先鋒抵敵不住，傷卻左臂，負痛回營。營外蓮田叫殺不已，蛟騰獨自與蓮田戰於江岸。蓮田連勝數陣，蛟騰知力不敵，且戰且退。退回營內，修下請兵表文，遣得本部中郎將蛟魁，捧此表章，急歸東海。又囑營中諸將，謹嚴死守，任蓮田百般辱罵，免戰高懸。蓮田叫罵半日，未見交兵，回營笑曰：「蛟騰素稱猛勇，今觀於此，其所恃者棄海也。棄海殺法雖高，已被群妖攻敵，一木難支大廈，彼又烏能勝乎？」老蝦曰：「棄海自群妖追去，已近千日，未卜存亡。」

不趁此時攻殺蛟騰，掃平東海兵卒，倘彼修表，奏請添兵益將，又費一番撻伐之勞矣。」蓮田依計，概將營兵點出，秘語乘夜攻打蛟蚌營寨。

果至三更，蓮兵暗暗出營，剛到蛟騰營外，海角齊吹，蓮兵耀武揚威，即將二營四面圍定，聲聲叫殺，震動落雁江頭。

蛟騰傳令：「不准出戰。只宜慎守。」蓮田攻打一夜，未能攻破，次日又督兵攻之。蛟騰號令嚴明，營寨未失，然心中著急，惟望東海發兵解圍。蓮田見攻營日久，不能得破，私謂老蝦曰：「吾兵力將疲矣。倘彼突然殺出，豈不畫虎未成反類狗哉？」老蝦曰：「將軍又出何策？」蓮田曰：「吾欲歸營，養就銳氣，再與之戰耳。」老蝦曰：「不可。爾兵一退，敵人知爾兵力已疲，乘勢攻之，必然敗績。不若就彼營外，以為營壘。如東海不知蛟騰力竭，按兵不發，乘機可以攻破東海。如知發兵前來，吾兵退歸本營，留半以截東海之兵，使彼兩相懸絕，然後乘夜兩下攻擊，或可勝焉。」蓮田欣然，就對蛟營以為營寨。

未逾三日，東海遣得龍女領兵十萬，浩浩蕩蕩，向落雁江而來。甫到江尾，遙見營寨一座，密布旌旗。蛟魁暗思：「吾回東海時，此處無有營寨，是地也，胡自來哉？」忙稟龍女，遣兵問及。老蝦答曰：「此營非他，乃瑞光分屯，以接海兵耳。」其人問曰：「蛟騰近日勝敗如何？」老蝦曰：「累戰累敗，故命瑞光分紮此營，以為歸路。」龍女聞詳，也不猜疑，遂與蛟魁引兵直來營外。老蝦統領本部，迎接入營。蛟魁耳語龍女曰：「吾觀此營，似非蝦家兵將，恐是賊人偽稱者，不可不防。」老蝦見事已敗露，當即與兵相殺。龍女大敗，退至十里，始將行營紮著。老蝦兵卒，亦對面相持。蛟騰是時聞得喊殺聲，心知海兵已到，急急點兵出接，又被蓮田截殺。戰敗歸營，蓮田之兵仍將蛟營圍定，難探消息。

正值計無所出，恰遇樂道、棄海與同七虎及小妖數百來至落雁江上。棄海見蓮田營寨已撤舊處，乘風高望，見彼圍著蛟營，江尾海兵又被老蝦截住來路，彼此懸絕，密不通風，忙忙按下風車，商於樂道。樂道曰：「吾欲入蛟騰營內，識我無人。」

道兄可到各營通以消息，四面截殺，必敗蓮兵無疑。」棄海遂乘海雲，到各營中，約定次日辰刻，兵進四面。一一知會，然後回營，與樂道言之。樂道是夜將妖兵分作三路，以一路攻老蝦之後，二路解蛟騰之圍。辰刻將臨，分派已定，七虎各率本部，三路而去。樂道謂棄海曰：「妖兵此行，出其不意，蓮兵必敗。敗必歸到舊所，吾與爾隱於此地擒之。」棄海然其言，遂隱岸左。妖兵三路齊上，分二支於蓮兵營外，叫殺連天。蛟騰聞之，內外夾攻，大勝蓮兵。蝦兵亦為群妖在後攻打，兼之東海兵將前面掩殺，全師皆覆。蓮田敗後，率領部下十餘人，過得江來，氣猶未定，復被樂道、棄海連環接戰，早已就擒。

老蝦勢孤，忙統蝦子蝦孫沿江而遁。樂道、棄海擒得蓮田，緩緩渡江，與蛟騰、龍女聚會。棄海曰：「賢妹此來，已獲全勝，可將蓮田逆賊押回東海，請旨施行。為兄又要入山修道去矣。」龍女曰：「老蝦欺吾太甚。今被脫逃，吾必馳追，以擒此老魅。」棄海曰：「如是，先命蛟騰押回蓮田，復父王旨，瑞光與賢妹追逐老蝦。」龍女遂點東海水兵，令瑞光為前部。瑞光得命，領蚌兵五千，向老蝦敗路追之。龍女撤卻行營，隨後而去。

樂道曰：「棄海道兄今在何處修煉？」棄海曰：「吾在黃沙岸老鰲洞內，道弟、道妹並七虎將軍，可至其間稍停一二朝，再歸未晚。」樂道曰：「今已至茲，道兄貴洞非遙，理應一盼。」即同七虎四女，妖風駕動，竟落黃沙岸前。棄海導入洞中，大設筵席，以賞七虎及眾妖之勞。宴罷，七虎統領妖屬，乘風而歸。樂道曰：「吾等自碧玉分散後，音信未聞。茲忽團聚於斯，其緣真天假也。」棄海曰：「今得面晤道弟，已出意外；又遇諸道妹，得知三服所居洞府，可以朝發夕至。看看吾輩，將有昔日同行同坐之樂矣。但師尊三緘不知其處，待道弟兄等一日團聚，須分數路尋之。」樂道曰：「兄言正合吾意。」住了數日，樂道辭行。棄海牽衣苦留不捨，樂道顧謂二翠與鳳春、紫花娘曰：「道兄、道弟，聚會殊難。今承棄海兄苦留若此，吾欲再住幾日，然後歸去，爾等以為何如？」四女曰：「吾姊妹亦願相隨耳。」棄海曰：「如是吾心甚喜。」又呼設宴，六人同飲，不必細言。

且看龍女領得海兵，追逐老蝦於環曲江下。老蝦曰：「小小女孩露面拋頭，不捨蝦老子者何也？得毋春心已動，欲得蝦老子而作婿耶？」龍女聞之，腮上添紅，指著老蝦大罵曰：「東海有何虧爾，爾作叛逆之臣？爾姑娘特領龍君命前來誅爾，以警水族之不臣者！」罵猶未已，老蝦曰：「東海地面，乃水族公共，非爾父所獨得者。況蓮田仁待水族，魚蝦蟹鱉，莫不沾恩。」

以理論之，東海應歸於彼。爾何得恃海兵之眾，縱橫水國？吾不爾懼，爾宜速斂花容，免為水族羞。倘如執拗不依吾語，吾領蝦族力戰於綠波碧浪，將爾擒來，與吾為一壓洞夫人，那時悔之已晚！」龍女聞言大怒，手執鎮海金槍直刺老蝦。老蝦力不能支，敗下陣去。龍女乘勢驅兵掩殺。老蝦無路可遁，將營扎住，緊守弗出。龍女、瑞光兩面夾攻，相持半月有餘，奈蝦營甚堅，難以攻入。

老蝦暗計：「龍女殺伐厲害，兼有瑞光相助，朝夕攻打，恐將蝦營一破，吾族無遺類矣，意欲歸降。」又思：「龍女、瑞光均係女流，豈不貽羞於水國？」正在進退無路，適有毒龍、赤鯉在七竅衙內悶倦不堪，暗自乘風雲遊天外，遙見兩營相持，不覺殺機已動。於是風車按下，在蝦營前後觀望徘徊。恰值老蝦退敵無由，出營遣悶，見二道士面帶殺機，因問之曰：「道長奚自？」赤鯉曰：「雲遊耳。」老蝦曰：「道長雲遊，宜向他往。是處乃殺人之地，不可久居。」赤鯉曰：「此二營壘，何人所紮？」老蝦曰：「此營係吾蝦族，對面乃東海龍女也。」赤鯉曰：「龍女殺伐何若？」老蝦曰：「龍女雖係玉貌花容，殺伐勝於戰場名將，衝鋒對敵，勇不可當。」赤鯉曰：「誠如爾言，是必有道法者。」老蝦曰：「前日吾擒一海兵，細細勘問，彼云：『龍女乃三緘仙宮弟子，道法高妙，豈爾蝦氏兵將所能抵敵？』道長言有道法，果不誣也。」赤鯉聞是三緘弟子，乃向老蝦言曰：「吾二人前來助爾一陣，以視龍女道法，如何？」老蝦曰：「如得道長相助，吾之幸也。」即請入營，設筵款待。

次日，瑞光奉龍女命，來在蝦營外大聲叫戰。老蝦聞報，商於赤鯉。赤鯉曰：「待吾先出，以戰海兵。」老蝦展開營門，赤鯉手執雙錘，與瑞光戰。瑞光連敗數陣。龍女持槍衝出，槍頭運動，如驟雨飄風。赤鯉雙錘只有招架之力，豈能傷及龍女？

毒龍見赤鯉戰龍女不下，急舉鐵牙板上前接戰。瑞光見蝦營內又出一將，亦提槍出陣，接著赤鯉。龍女接著毒龍，彼此酣戰不

休。久之，赤鯉、毒龍見龍女、瑞光鋒利難近，吹起黑氣以卷之。龍女忙駕海雲，與瑞光騰在空際，雷聲震動，電影如蛇。

赤鯉、毒龍雙雙敗下，瑞光、龍女隨後追逐，直追至數十里之遙。赤鯉、毒龍無路可逃，瞥見半天祥雲一朵，停而不動，翹首諦視，靈宅真人也。忙忙跪下，訴說來由。靈宅子曰：「爾二人暫隱雲腳，待彼追至，吾自有以退之。」移時，龍女、瑞光已到。靈宅子揮之以塵，海雲斜斜墜地，不能復起。二女無奈，退回營中。

靈宅子見龍女敗去，遂呼毒龍而言曰：「爾身乃陰魂凝結，怎敵陽精？吾賜爾一天地赤巾，如遇敵人追至，將巾開展，彼必不知路徑，團團轉轉，難出巾外。若游在北方之極，定被北道將軍所誅矣。」毒龍、赤鯉辭了靈宅，持巾歸營。老蝦擺設厚筵，酬其勞苦。宴後，又復搦戰於龍女營外。瑞光、龍女兩兩對敵，戰約百餘合，毒龍、赤鯉仍然敗下，二女追逐如前。

毒龍不慌不忙，暗暗展開赤巾，一時天地化為赤色一塊，望之無有涯誼。龍女、瑞光迷於其中，不知東西南北，足在中內轉折二日，無可如何。忽然北方現出二條坦道，二女喜曰：「有是路徑，可由此前進焉。」走了半日途程，足力甚疲，暫息道旁，已歷北極不遠矣。

紫霞默會得知，忙駕祥光而來，化一黑袍大將，立於北極。

二女剛到，大將吼曰：「何方女子，敢來此地！」瑞光、龍女細訴前言。大將曰：「爾言不知路徑，吾賜爾天地赤鏡，照之自然迷途化為烏有。」二女拜謝，持鏡在手，四方照去，赤巾渺然。舉目視之，赤鯉、毒龍尚在對面而立。二女金槍舉處，毒龍、赤鯉各得一傷，抱痛乘風偷回營內。瑞光、龍女歸得營寨。

歇息一日。次早興兵來破蝦營。攻打一晝一宵，依然牢不可破。

龍女曰：「試持鏡照之，看又若何？」瑞光諾，舉鏡一照，蝦兵各各昏潰，人事不知。二女乘機攻入，金槍亂刺，蝦兵死者無數。殺入中營，見老蝦臥於地下。龍女恨甚，命蚌兵緊緊束之。瑞光收回赤鏡，老蝦蘇轉，方知被擒。龍女曰：「蝦兵已平，老蝦已得，可速奏凱，回吾東海，以俟吾父旨意定奪。」瑞光得令，即將老蝦押著，向東海故國而回。